



通志三十七上胞四葉王前付後半好

又二百十五蔣濟付汝州時苗未板

程呈何板

此有援通鑑校者率為全錄陳文
首記既同不應增減一兩字而本文此
此語意不足故援記之若通心此據
陳文及有增改刪節者而志語有不
可解立欲辨誤但表著通志作某
不改輒改也

致力一書必始末爛熟乃能通貫勉之

魏書十二

三國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公正朝臣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

作
新
御
府
崔
毛
徐
何
邢
鮑
司
馬
傳
第
十
二
公
正
朝
臣

召不聽遂貶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致力一書必始末爛熟乃能通貫勉之

魏書十二

三國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公正朝臣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宣德化召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作
 魏書
 卷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公正朝臣

氏平

馬揚刊

以去又

亦敬憚焉先賢言行錄曰清高遠矣初載委琰嘗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
 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
 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謬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琰
 其籠行部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情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
 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
 欲殺之乃使清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遂
 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宥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始
 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時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按時或作特
 竊謂其特爲是也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

通

通
見
作
近
將

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辟以初
 智不存身賤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曰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
 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
 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
 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
 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
 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刊
 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害也融知儉長者有
 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
 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救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
 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掾舉高第舉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比每相時年二十八歲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士
 璆爲中正

技手

依禮曰古
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
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巳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才命世當
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
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割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謹禮之
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
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
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按謀夜覆
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禁之漆水之上寇
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從漆水南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
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部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
接遠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
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內執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
望不可失也融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
流矢雨集然融思凡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熾漢紀曰融
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安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
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
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賭書明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
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鄒慮
知音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執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
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
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界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
平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
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界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
平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依禮曰古
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
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巳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才命世當
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
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割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謹禮之
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
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
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按謀夜覆
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禁之漆水之上寇
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從漆水南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
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部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
接遠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
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內執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
望不可失也融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
流矢雨集然融思凡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熾漢紀曰融
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安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
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
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賭書明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
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鄒慮
知音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執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
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
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界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
平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
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界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
平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
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界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
平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俗語曰
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驩甲與墓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

四方遊士有先亡者皆為其木以燒葬八鄉入甄子然魏行知名早卒願恨不及之乃令其食縣
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
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奇名而融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
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驩甲與墓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

范書 融年信后至黃祖

又說

平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與周公可得言不知

邪今天下纒綆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耳
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曰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
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識
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
年八歲時方奕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
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尚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原
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詭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
禍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鏡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肯寧贍活餘人
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據屬皆使聞見世
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嘗入歲小兒能
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奕棋
不起若在服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念父不以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南陽
茲而況於融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南陽
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
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
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
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事畢皆以情舊不處見誅魏略曰袁子伯少與太祖
也人有白者遂見收治事畢皆以情舊不處見誅魏略曰袁子伯少與太祖
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
遊于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
收台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嘆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儂輩笑之
因坐賊亡命祖曰當死得偷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安覺遂以得免會

通志

陳留

毛玠

字孝先

陳留平丘人也

少為縣吏

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許曹公以問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龍旗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執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而玠最為世所嘆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琮兄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

荀綽冀州人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謂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疆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片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幸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其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選者皆

守節 省西曹 今

伊州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俗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

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

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

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

大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

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女司寇之

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槁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

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

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

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

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霧何以反旱成湯聖世

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凡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

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諂之言流

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

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

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

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

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

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

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執能害之青蠅

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

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

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

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因治

因治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采有微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訛可以充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欲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白巾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為動魏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安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議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傳曰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魯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奔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奔後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華嶠漢書曰魏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為司諫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魏書曰漢末關中諸父兄皆禁固夔嘆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新陽新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新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青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魏書
卷之四
徐奕
字季才
東莞人
也
避難江東
孫策禮命
之奕改姓名
微服還本
郡太祖為
司空辟為
掾屬從西
征馬超超
破軍還時
關中新服
未甚安留
奕為丞相
長史鎮撫
西京西京
稱其威信
轉為雍州
刺史復還
為東曹屬
丁儀等見
寵於時竝
害之而奕
終不為動
魏書曰或
謂奕曰夫
以史魚之
直孰與蘧
伯玉之智
丁儀方重
貴重安思
所以下之
奕曰以公
明聖議豈
得久行其
偽乎且姦
以事君者
吾所能禦
也子寧以
他規我傳
曰曰武皇
帝至明也
崔琰徐奕
一時清賢
皆以忠信
顯於魏朝
丁儀間之
徐奕失位
而崔琰被
誅

夔氏指
書名遠

夔氏指
書名遠

人斯言在為至於我書遠追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入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豐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度德
 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維哉
 自非此族委身世途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紲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
 大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服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
 可也

出為城父令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鄴令夔
 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

承新
 司日古
 年天
 初作新
 前長序
 六縣後
 科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魯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緝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臣自巴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徇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
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
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
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
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游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
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
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
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
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
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
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
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魏書曰時丁儀曰弟方進寵儀與夔

不合尚書傳與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于友毛玠等儀已害之矣于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
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

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

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

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

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

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

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

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

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夔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實

晉書曰曾字穎考止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衛將軍
荀顛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為議議曰魏承秦漢之弊未
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
之源於情則傷君子之思勇不亦地祿而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何位已好
任以証
沈日綴
陳西
何位已好
任以証
沈日綴
陳西

可來漢
程咸
可來漢

河間鄭

歐陽內

直志求

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如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
讚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
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猗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
遵子綬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
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
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顛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
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
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
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顛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
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顛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
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顛篤於舊君有一
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人為
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
家東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顛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顛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顛北土之彥
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竝
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顛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
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
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
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顛顛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
陛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
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
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顛曾孫喬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
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
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
遣東募兵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人其官至少府侍中世以信為顯有大節鬼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

都尉遺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

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是歲太祖

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紹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家

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繼英雄以撥之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

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瘡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

言於太祖曰外臣乘震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

亂是復有一卓也昔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遭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

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眾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

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

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

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

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

掾魏書曰勛清白有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

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

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

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

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

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遊獵

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

舉勛爲官正官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
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
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
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
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
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
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
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
罪勛奏紕遺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
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
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
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

作自
和又駁
刊什

南日
通志

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
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
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
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
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荆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
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賊盜入亂吏
漁頃之芝差節客主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
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
客每不與役旣衆庶怨望咸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
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掾史窮困乞
代同行芝乃馳檄齊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

通志
或

同行青州號芝以君主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

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為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盧江太守為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為豫州刺史病亡子威又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為奉申成所自收治并免威官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有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

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我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可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滇勿通也芝居官十一

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
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必諳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
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
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
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
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
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
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
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
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
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
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謀其力執

非此
將自
逃

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
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
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
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
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子岐嗣自河南丞轉
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徒獄於
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倦楚
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
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爲之輔
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
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旣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
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

久獲罪官去官居家未暮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為州刺史尚書見百

評曰徐奕何夔邢顥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曷克備諸

唐中三月十日就肉

魏書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

三國志十三

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於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惟賦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効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各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穎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尚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以黨錮不仕錄則迪之孫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瑜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

魏舉五官掾正仲方正察功曹金華主簿有或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

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催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蓋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

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表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表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表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韓幹說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表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

武相寺河東曹公雖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

坐曹掾委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孫權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嗚噓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許亦已足矣

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

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

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陸氏異林曰孫

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住不即前止戶

外孫問何以曰公有相教意錄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錄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所之傷髀婦

人即出以新縣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明帝即

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錄有膝疾拜起

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二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

錄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

氏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

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錄上疏曰大魏

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

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

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

勅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

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

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

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

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

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

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

謂仁也一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

謂仁也一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

左子子子

禮

禮

太祖自

副注

通

更

同

作

試

我各一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錄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錄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表安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益利用之物驟於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欲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中茲偽忿怒之所生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較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稱夏寇賊為安汝作上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闕宮者守內刑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巳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以懼未刑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蓋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隣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雋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下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昧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勸絕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太和四年錄薨帝素服臨甲論曰成侯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為錄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子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諡曰成侯

分毓戶邑封錄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疏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疏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執之

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檀為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疏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疏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諫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疏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疏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

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疏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疏行臣松之以為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疏之此議蓋何足稱耳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疏弟會自有傳

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

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

游學二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兩根短之同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

武紀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

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

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歆曰歆少

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歆許之歆獨上不可

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眾不

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恒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孫策略地江

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吳

策擊像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

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

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

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

更衣則論議謹謹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入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鶴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檣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往城遣檣迎軍歆

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

上用侯

爾時會稽人眾盛溥猶見原怨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檣明且出城遣史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

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

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稍遜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捫心於邪儒

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尊於一賢節墮於當時日許蔡失位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

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職方之於歆若就大對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

未果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款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款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訖。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款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款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款登壇相議，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語款曰：文帝受禪，則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款以形色忤時，徒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款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款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開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怨出自人君子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孛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款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款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執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語款曰：款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

賜車馬
不取顯露

惟士處
通志
聖校
學士

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表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賜奴拜太尉。列異傳曰：款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頂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往乃前，向款拜，相將入，出並行，其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款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在，問兒消息，果已死，款乃自知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款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旨曰：夫行益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

賜養乘官行服身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

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

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

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

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關越討朗既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告詰朗曰問逆

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營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

稱會所對使者曰朗以項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違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領吏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俘稽顙

自首於証沒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驚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卑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腹就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

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

表徵之朗自由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

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省采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懼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筆有期勉行自愛漢晉

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謹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

之望也此而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懷臂而為其將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

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徇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今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

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皆全

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

魏略曰太祖詰問會稽朗曰不能終君若在會稽折粒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

和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諸朗朗

答曰孫權前賤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補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

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維吝相隨承旨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

上疏勸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

先芟除寇賊夫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

東海王 漢帝在長安 關東兵起 朗為謙治中 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

能新

五不風上 者能事

明

土使封爵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救法書者，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議明節義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鄉侯十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人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處五則七千。

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酌必貴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殿則駢駮駟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純，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大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慈誠之木，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寶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口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問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激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假武而發甲放馬，而戢兵空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披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執，雖坐矚烈威而眾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役命報養之上，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眾，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

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

與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

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

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

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

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

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

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

君宜加顯其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自職

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各位雖卑直亮互顯饗膳近任當得此更今以登為大官令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

蜀不則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

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執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

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鵠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

更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

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

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

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

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

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

-5 10 35 935" data-label="Text">

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

征可議

卷七

征

征

與論一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

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

過今將休息樓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穢棄授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列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

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

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

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成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七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

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執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

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

之後然後鳳闕猥閱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

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

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

息民充兵疆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

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

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者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

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上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玉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文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各號無改孝獻之前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乃是譏漢非難肅也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

揚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替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之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事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

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

通志

通志

猶不可久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今陵專遂下遷蠶室此爲

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賜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

肅曰昔

厚牙...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執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縲絰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勲前朝改封恂為承子世語曰恂字良夫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知其貪財不受殺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處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初肅善賈馬之學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處承康隆仕亦官達為後世所重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

子休
子休
子休
子休
子休

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籍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熲採摺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願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人為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問功臣董文即綏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負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籠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習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上善堂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武平侯
武平侯
武平侯
武平侯
武平侯

文初也
字文通

州中經
世業
海內
文通

儀制

榮授下

祥
作詩

劉寔

以下云
寔
文通

與議者各異其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任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廢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闔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因遙引夏闔移相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相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宣其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救其子無還天水 陳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稻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所書可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解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其弟鄆淳事在玉梁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祥事在杜畿傳魚豢曰

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常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書十四

三國志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謀臣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
 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
 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
 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執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
 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
 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
 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
 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
 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
 率屯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

東郡程
 昱
 一廿
 武
 延
 三廿
 武
 四世
 良
 子

且鑿武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表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表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

或漢武
或信可
通志所
宜

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謀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

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愛右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

欲爲天下者恕人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

史記

陳身所身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子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

去於是表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

表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表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

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共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

校宋若

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求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

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

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昱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表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

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表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

兩損其執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

討表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通志

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表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表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史記

子才士位才

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

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

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

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懼公料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

勝三也紹列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

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

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

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

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

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

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

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年若紹為帝布為之援此

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

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

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

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

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

小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言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講與定天下

桃宗都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

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

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

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擢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表術嘉與

攝都

通志俱

此高志

曹信考

長志

苟令漢

月

子才士位才

百作非也。老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

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

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

封嘉洧陽亭侯。傳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可爭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

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

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表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

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

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即自知才

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宋孝
十六
月
通志

通志

通志

通志

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

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

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二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

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

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

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

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

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喪忠寵賢未必當

封厥子卒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

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

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遠東以袁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

勲實由嘉九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贈嘉封并前千戶

褒三為存厚諡曰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

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初

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訛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懼欲以後事屬之何意

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其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慮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為太子文

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世語曰嘉孫麟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瘿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

陸良之
與平國

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南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揚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
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
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
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
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
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
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
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
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
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
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
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徒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

通志
今未在此

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
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
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
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
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
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徒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
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
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
辭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
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
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
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徒昭爲徐州牧

表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表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宐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宐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未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

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宐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表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宐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

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理與人宐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

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於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

成王之幼功勲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疆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

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

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

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

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

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

佈懼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

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敕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

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

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

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為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

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

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

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

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

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俸苟霸等不進休意

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

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

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

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

通志而

前配

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進，官兵一道引去。不特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權宗

連宗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其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威，執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等

何事

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德惠音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

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

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

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邾可爾曄卽入室殺

侍者徑出拜墓舍內人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

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

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

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

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

心內憂之而未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

執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齋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

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

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

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

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

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

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

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

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

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

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

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

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九

使

望

却與我

伏面
却與我
伏面
却與我

一類更
且却以

全宗
通新

特通
附

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
 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
 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
 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
 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
 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隣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
 怨先開賞募太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目潰矣太祖笑曰
 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
 辟曄為司空倉曹掾

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
 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

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
 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執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
 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
 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空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立於狹坐說也太祖已
 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太祖征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
 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
 軍少食不如速還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
 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前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
 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
 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
 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
 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
 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群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也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大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諡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

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為追尊之義空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

何連

三身
百謀
面志
指今

沛國
徐州
史伯

太祖聞之揖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
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為
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
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
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
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
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
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

國志
曰語
通志

歷通
道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
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
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
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
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
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
徵為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為東近
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
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
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

西經而
考自
能考
云賦也
平是并
二候物
傳何音
是青
是身何
也通志
烟通志
照
新武
養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

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者

不之職其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夫

信也帝不聽讓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

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

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

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

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

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

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

疆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

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

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

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故

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諷其行人疑於我我

之不克與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指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

襲未可測也齊王即位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

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誦士孫阿今見召

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曰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

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

不復得歸永辭於此疾氣屬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

甚備矣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

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

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

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

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云濟泣曰雖哀吾兒

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

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

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

臣松之按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邠

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

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誅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蚘龍神於禰禰自祭其先不祭蚘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禰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禰之譬雖似非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將濟之辭豈可謂不負心歟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將濟其有焉是歲薨諡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言宣王肯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執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驚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

計小 似却 宗月 通立 生身

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郃陽祓禱反嗣音謝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暉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乘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

股却 雙心及

志招 招通

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嶽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過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搖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執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餘艘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敗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慮縶縶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孫資資等曰上谷太守閻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

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
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

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

征而帝總攝群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
眾舉大事空與群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
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眾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
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
資在邦邑各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操田豫梁相宗豔皆如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
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
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
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
不念舊惡如此

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

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

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

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

深陳空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

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

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

崩

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讓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
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
輒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
尉對者放資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資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
弟篡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暴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其出立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
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請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使出獻
流涕而出亦免

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
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執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
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
吏劉氏漢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特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
下詐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問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
當據執握兵空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其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
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
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入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
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

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
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疆始事高
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
平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

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

劣自免於品須之讓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
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葛劉于時號為
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
理豈得然按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
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
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
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
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

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
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不能匡弼時事可

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
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
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入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
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
加以日秩有酒之膳焉

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
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上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資復遜位

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放才詐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

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誨扶贊其義

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

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

開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
楚子洵賴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監盛從父弟緝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緝並有文
藻盛又善言各理諸
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
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
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不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
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
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
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
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淫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
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施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
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
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

抄錄
陸場
此法
耳

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
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
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
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
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宥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
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
修廣戾渠陵大壩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
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
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
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車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
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
願劉奪威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

世不唯知
名輕淺以弘
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塔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贊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右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遂越甚街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鶴字元異博學好古儻有大度長八尺二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族咸所敬焉位至總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難開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各臣列傳所載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闕朝門自守諸子雖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曰長次即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

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九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

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臣松之按朗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用微詞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之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

意臣松之按朗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用微詞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之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

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

卓

志

通志時

或飾

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執必停於此此乃四
 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
 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
 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
 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
 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
 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温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
 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
 皐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
 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
 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
 執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不

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
 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
 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
 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
 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
 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
 不能致太平以朗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
 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 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
 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晉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
 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訓理無降異力索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
 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

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
 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里微功未効而遭此疫
 死不能引救辜負國恩及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

子道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字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以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初朗初

與俱徙趙各官至太常為世好士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

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

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

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

踣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

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

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

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

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

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

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

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道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

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也

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

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救

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

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

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

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虜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

思之又恐迷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

妻已出城州部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

騎行遲未及與其眾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

習前後有策略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

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

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王恩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

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

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

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觀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

為苟有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

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言史傳曰思與薛悺俱

儒術所在名為閉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悺與史王恩部嘉納史也各賜關內侯以報

其勤思為人雖頹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執亦以是顯各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瞶

願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遠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

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

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患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遂取筆擲地踴之時有丹楊

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苦暴又有高陽劉頴位宰許憲尤甚以

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碎其

頭又亂杖擗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首每出行

陽敕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議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

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閱閱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

相檢驗當按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

不復徵察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

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快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

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選兒與死也類在弘

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

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蕪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為人

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

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

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

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

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

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

無所屬寇嶠澗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

為議郎參錄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

回首幹奔荊州封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隘

及擊騰于起亦號為健行嘗刺超于因以折矛擲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
 祖厚遇之表拜健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曰始起兵時自
 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與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
 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
 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
 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
 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約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
 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令行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
 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約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
 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
 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
 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
 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
 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
 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鄴
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守將乙脩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寨以兵少不敢進但作
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翔翔而還後脩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

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眾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翹光
 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
 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
 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
 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
 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
 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
 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演燉煌張恭周生列等終
 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若姓建安初為
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各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
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營因醉欲親狎英英
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
 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
 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長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

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卽位追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魏圖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各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執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在里舍悒悒蹙蹙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執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上功益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進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吝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湯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承典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謂

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爲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焚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名著及爲朕執事忠

孟建

河東

守

三

守

保

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

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

史有治各官至征東將軍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

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

謂之通健初為郡吏少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

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

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

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

聞將殺逵皆棄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

請遂乃免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疑下曷為者也援怒

遠從審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

遠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

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

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

謀人祝輿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與河東計吏

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

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後遠乃知前出已者

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軒之反張琰將

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

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

幹

通

三國志

十

和字記
二十一日
卷之三

視自是
面是併
皆取道
天長道
遠

天長道
遠

天長道
遠

然太祖心善遠以為丞相主簿魏書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故曰今孤成嚴未知所之

有諫者死遠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

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遠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遠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吏以遠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遠著械

遠能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遠既而教曰遠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遠為諸生略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在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遠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瘵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遠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瘵

此人死遠猶行其意而獲愈大遠本名爾後改為遠太祖征劉備先遣遠至斜谷觀形執道逢水衡

載囚人數十車遠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遠典喪事魏書曰時太子在鄴

鄴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搖動舉察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遠建議議為下

可秘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後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

不從者討之遠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太子立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

赴問遠先王璽綬所在遠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

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

都下多不法乃以遠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魏書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曾聞

遠為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遠出門而郡官

酒遠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遠功德親在其身乎

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遠斬之乃整至譙以遠為豫州刺史魏略曰遠為豫州刺史

州遠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是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遠曰州

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

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木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

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

史假遠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

奏免之帝曰遠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州南與吳接遠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

內治民事遇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

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

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遠以為空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眾降。太和二年，帝使遠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遠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遠東與休合進。遠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車。遠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

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遠軍遂退。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遠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遠節，休曰：遠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徵遠，休軍幾無救也。
曰：休怨遠遲遲，乃呵責遠。遂使主者救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遠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遠直，猶以休為宗室，任市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遠。遠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遠。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難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棄之曷為？以是稱說，誠獲之心耳。今恐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如。可為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魏書曰：遠時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遠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遠碑。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遠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項復入達祠下詔曰趙及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遠美御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成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間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者補治之

李封魯公 魏略曰傳以達及李李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李沛二人繼達後耳李字子憲在唐人也與平中本郡人民饑困李為諸生當種蕪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李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李配守鄴城李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

李議所遣李李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李請自往尚同李當何所李曰開關關其人多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李自選温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救使其補關不得持兵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任止亭傳及到梁洪使從者所問事被二十松紫者馬馬自昔李李將三騎投暮詣鄴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李因此夜到以鼓一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而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李得入配等見李悲喜鼓舞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

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

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持火李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李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而去其明太祖聞李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李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表譚又

追擊尚尚走李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李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李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李欲口口密事太祖見之李叩頭謝太祖問其所自李言今城中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宜傳明教

公謂李曰卿便還宜之李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李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

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李為良足用也會為所問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各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李本姓馮復改為李

馮收為豆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糲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趨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彙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輪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開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

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且以報乾糲也沛辭去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救沛為令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十六年馮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輅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

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持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京兆尹黃初中儒雅竝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定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父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于凍餓沛病亡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威精達事機
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同治甲子七月五日起三日竟此冊七夕
初閱

丁丑八月廿二日以通志校閱
銘記

十九日申閱

